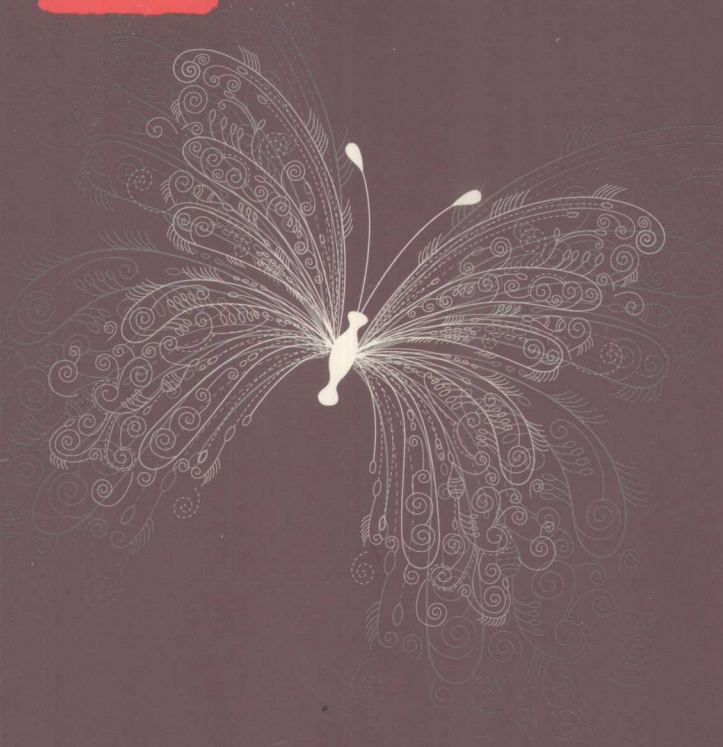
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

全民
阅读
精品
文库



胡学文中短篇小说选

午夜蝴蝶

胡学文
／
著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



午夜蝴蝶

胡学文短篇小说选

胡学文
著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午夜蝴蝶:胡学文中短篇小说选/胡学文著. —
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6.1
ISBN 978-7-5171-1701-8

I. ①午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92881 号

出 版 人: 王昕朋
责任编辑: 胡 明
文字编辑: 张凯琳
美术编辑: 张美玲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 20.75

字 数 340 千字

定 价 43.00 元 ISBN 978-7-5171-1701-8

目录

罪犯 /1

牙齿 /11

午夜蝴蝶 /91

我的婚姻生涯 /151

同谋 /199

秘密旅行 /251

鸡鸭略传 /263

敦煌 /281

春色 /307

白雾袭来 /317



罪 犯

1

我不太喜欢老马这个人。可老马是我的顶头上司，我躲不开他，就像躲不开自己的影子。每天上班后，我打了水、拖了地、擦了桌子，往那儿一坐，老马就进来了。老马布置完工作，肯定要问我一句，小陈，最近乡下有什么新闻没有？这时大家的目光就齐刷刷聚到我脸上，那情形跟刀切菜差不多。我摇头后，老马便遗憾地说，操。仿佛乡下没新闻完全是我造成的。自从李雅分到我们办公室，老马就开始问我这个问题了。我知道老马是怕我和李雅好上。李雅性格活泼，是那种纯情的城市女孩，挺讨人喜欢。而我是大龄青年，觊视李雅的动机最大。老马在暗示我是从乡下来的，不能随随便便喜欢城里女孩。我觉得老马的目的达到了，我本来快枯死的自卑感开始发芽了。说实话，我确实打过李雅的主意，可现在我不再有那个念头了。那天，老马问完，我突发奇想，为什么不去乡下倒腾点新闻呢？我从来没给老马送过礼物，现在，该琢磨琢磨这个问题了。

“十一”放假，我回了老家。乡下亲戚虽多，可我一般住在二姨家，这样随便些。二姨家开了个小商店，也就半间房大，主要经营烟酒副食，利润不大，可凭借这个小店，二姨家的日子还算滋润。我到时，已是傍晚了。我一进门，二姨惊喜地说，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？我将两瓶酒和几盒月饼放到

柜上，二姨便喷怪我，回就回来嘛，买什么东西？我无言笑笑。二姨沏了杯茶，让我先喝着，说等我二姨夫回来一块儿吃饭。我问二姨夫干什么去了，二姨的神色暗下来，说去了村部。二姨顿了顿，又说，你不知道吧，莫老大的闺女让人强奸了。二姨是个藏不住事的人，没等我往下问，二姨就全兜出来了。前两天，莫老大的闺女一个人割地时，遭人强奸。这几天，县刑警队正在调查。因为罪犯先蒙住了莫老大闺女的眼，因此刑警队断定强奸犯和莫老大闺女认识。刑警队在村里展开了调查，村里的男人都是调查对象。我二姨夫去村部是接受刑警的问讯去了。

正说着，二姨夫回来了。一进门就说，我眼皮子老跳，知道家里要来客了。二姨夫的神情看不出什么，二姨问他刑警队问了些什么，二姨夫说，还能问什么，乱七八糟的。

我和二姨夫喝酒时，二姨夫直叹莫老大命苦。莫老大的女人去年病逝，闺女准备年底结婚，没想到又出了这么一档子事。整个村子都人心惶惶，好像丢了魂似的。

我喝了不少酒，第二天依然头昏脑涨的。我没有出去，躺在屋里翻几本旧杂志。快中午时，二姨急匆匆地进来，连说，交代了交代了。我莫名其妙。二姨说，强奸莫老大闺女的人交代了，你猜猜是谁？你肯定猜不出，是杨六指。我愣了一下，二姨说，你说，杨六指怎么能干出这种事？二姨其实是问她自己的。是啊，杨六指怎么能干出这种事？杨六指是村里最窝囊、最没筋骨，但也是村里最出名的男人。关于杨六指的故事很多。他最初出名是因为他娶了一个大肚子女人。杨六指不顾别人嘲笑，一心一意和女人过日子，只是他的女人看不起他，虽然嫁给了杨六指，但依然和过去的相好来往密切。遇到这种事，村里人没有不替杨六指憋气的，可杨六指依然一心一意地待那个女人和女人的孩子。时间一久，人们看惯了，都说杨六指是扶不起的阿斗，也就淡了。可是谁能想到这么一个人，竟然犯下了这种事。

二姨说警车已经来了，问我看不看。我说去就去，因为到现在我仍然难以相信。路上，二姨告诉我，杨六指做贼心虚，刑警队并没怀疑他，可没问几句，他就撑不住了。

村部门口围了好些人，都悄悄议论着。我刚站到那儿，人群突地静下来。

杨六指戴着手铐，被两个警察押着带出来。杨六指脸上没有我预想的那种死灰色，相反，倒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坦然。他的目光在人群里扫来扫去——很快速地，像是在寻找谁。

这时，从人群里暴出一声嚎叫。

一个高大的身影扑到杨六指面前，掐住了他的脖子。此人是莫老大。莫老大咬牙切齿地骂，畜生！畜生！两个警察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将莫老大拽开，莫老大仍跳着脚大骂。杨六指的脸憋成了紫茄子，大雁一样伸着脖子。莫老大再用一点儿劲儿，杨六指肯定就报废了。警察迅速把杨六指塞进警车，一溜烟走了。

乡下人最信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这句话。杨六指被拘，村子终于从压抑中解脱出来。可不知怎么，我的心里却像堵了石头似的。我老是在想杨六指的眼神。

我没想到一回村就逮住了新闻，尽管这是个让人不舒服的新闻。

上班后，老马问我乡下有什么新闻时，我就把它端了出来。同事们议论了一阵，最后老马总结道，这个案件涉及一个哲学问题。

老马口若悬河。

我盯着老马的嘴，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。我在琢磨，老马的嘴能塞一条多大的鱼？

2

我很快把杨六指淡忘了。我和他没什么关系，他只是我一个犯了罪的乡亲。工作上、生活上的事太多，诸如评职称呀，搞对象呀，我怎么可能惦记杨六指？

旧历年底，我又回了趟老家，这次是为参加冬子的婚礼。冬子是二姨家的老三，一直在外打工。冬子比我小八岁，我想自己真是落伍了。关于送什么礼物，我琢磨了好久。最后，决定送两块好一点的毛毯，不轻也不重。

那天下着大雪，我下了车，在茫茫雪野中走了五里路。由于提着东西，我有些吃力。到村口时，我的背汗津津的。我决定歇一歇，人就这样，在路上，觉不出什么，一到目的地，腿就软了。

我刚把东西放到雪地上，突地从路边的沟渠里站起一个人。我吓了一跳。没想到大雪天的，会蹦出一个人。我明明看见沟渠是白色的——这个人肯定在沟渠里待了很长时间。蹦出的人嘿嘿地冲我傻笑。我盯着他，眼珠突地凝固了。

竟然是杨六指。

确确实实是杨六指。

我惊恐至极，几乎有点口吃地问，你……干吗？

杨六指嘿嘿一笑，就是我强奸的，你信不信？

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可我知道杨六指的脑袋出了问题。

杨六指再次说，就是我强奸的，你信不信？

我提上东西就往村里跑。

我吓得够呛，二姨说我的脸都绿了。我想问问杨六指的事，可在那样的场合，在那种气氛下，我只能将好奇拽住。夜里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捅了捅二姨夫，问他杨六指的事。

二姨夫说，莫老大闺女根本不是杨六指强奸的。杨六指被带到公安局后，关押了一阵子，这期间，公安局破了一起案子，是个强奸案，作案手段相同。罪犯是邻村的，他供认莫老大闺女也是他强奸的。杨六指很快就被放了出来。人们不知杨六指为什么承认自己犯事，估计是吓的。杨六指回来后，莫老大去给他道歉。莫老大差点儿掐死他，大概心里过意不去。可就在那一天，杨六指突然疯了，见人就问，是我强奸的，你信不信？

简直难以置信。

二姨夫说，其实抓他那天，他就有点儿疯了，只是没这么厉害，不然，他干吗往自己身上扣屎盆子？

我突然想起了杨六指寻找什么的目光。找什么呢？

第二天，我又碰见了杨六指。他依然问我那个问题。这一次，我没有跑，久久盯着他脏兮兮的脸。

这时，一个有几分姿色的女人过来，冲我笑了笑，清脆地扇了杨六指一个耳刮，同时骂，回去！

杨六指的脑袋马上耷拉下去，随后，他又半仰起脸望着女人。杨六指很恐惧似的，往后躲着，躲着，尔后，突然跑开。杨六指奔跑的姿势像个孩子。

我一上班，老马就问，乡下有什么新闻没有？

我想了想，还是说了出来。我想看老马的笑话。看老马对这个他曾贯以“哲学问题”的事件如何评价。我没想到老马略怔了片刻，便找到了话题的支撑点。

我的牙直痒。

3

春节过后，李雅没来上班。我猜测，她可能病了，过了几天，方得知她辞职去了南方。我突然感到失落，虽然李雅与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发现大伙的情绪都有些低落，办公室气氛沉闷，完全没有刚过完年的喜气，像是在开追悼会。我很是压抑，干完手里的工作，找个借口溜了出来。

我去报社找老 K 玩。老 K 是市报社记者，人很幽默，社会上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。比如市长的情妇是谁，泰国洗浴城的投资者背景，全市有多少流动人口，其中东北军多少，川军多少，杂牌军多少，等等。老 K 肚里装着数不清的黄段子，笑得你肚皮都能翻出来。老 K 说他刚敲完一篇稿子，他脸上飞扬着兴奋，我知道这家伙又逮住了独家新闻。

老 K 给我倒了杯水，说，你猜猜我去了什么地方？

我想了想说，莫非你去洗浴城卧底了？

老 K 撇撇嘴，操，别往阴暗面想。

我说，你喜欢阴暗的角落嘛。

老 K 嘻嘻一笑，我去了你的老家。

我忙问，你去那儿干吗？

老 K 说，瞧你紧张的，我没去调查你的老底儿，我是去采访一桩案子，

丈夫杀妻案。

我推开老 K，坐在电脑前。

看完老 K 的稿子，我吃惊得眼珠几乎要掉出来。尽管老 K 用的化名，我还是一眼看出来，老 K 写的是杨六指。

杨六指杀了自己的女人？这怎么可能？

老 K 嗨了一声，你怎么了？

我说，不是你胡编的吧？

老 K 说，你认识凶手？

我迟疑了一下，摇摇头。

老 K 松了口气，我以为凶手是你什么亲戚呢，吓我一跳。

老 K 留我吃饭，我推说有事，离开了。为了证实，我给二姨家挂了个电话。果然是真的。

二姨告诉我说，大年初二，杨六指将自己的女人杀了。二姨还说，杨六指病得不可救药了，公安局逮他的时候，他一个劲儿地问，人是我杀的，你信不信？

我再次想起杨六指搜寻的目光。

这件事堵在我心口窝，我很不舒服。这种感觉带到了单位，办公室的同事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最近闹肚子。我想等老马来时公布这一消息。我等了一天，老马也没露面。李雅走了以后，老马来办公室没有过去那么勤快了，要是布置工作，便打个电话，喊张三李四过去。可是我不想去老马的办公室，我想等待他问：小陈，最近乡下有什么新闻没有？

一连几天，老马竟然没在办公室露面。我突然恨起老马来。没有老马的怂恿，我是不会去乡下倒腾什么破新闻的，如果我不去倒腾，杨六指肯定不会成为罪犯。我的逻辑显然是荒谬的，可在我心里，却固执地认为是老马把杨六指逼上了犯罪的道路。至少，是老马让我不愉快的。

老马终于光顾办公室了。不知怎么，看见老马，我的呼吸急促起来。我一直等老马发问，但老马显然已忘掉过去的话题了。眼看老马要出去了，我一急，喊了声马科长。老马望着我，问，有事吗？

我顿了一下，问，你看过最近的晚报没有？

老马愣了一下，问，怎么了？

我说，晚报上有一篇报道，是写一个丈夫杀死妻子的。

老马沉下脸，小陈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像你的领导？

我的脸突然红了，马科长，是这样的……

我想解释清楚，可老马没听我说完，骂了句神经病，拂袖而去。

我不知怎么突然就控制不住了，狂怒几乎冲破胸膛。我喊了声老马的官名，骂，你这个混蛋。

老马的头又出现在门口，只是他的脸有些白，肩有些抖。他气呼呼地说，你这个白痴，你他妈骂谁？

老子骂你，我跳起来，撞过去。

没想到老马不经撞，我轻轻一碰，他就向后倒去，倒下就没再起来。同事们慌了，七手八脚地抬着老马跑出去。

办公室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清醒过来。如果老马出了意外，我就成了罪犯。我害怕了，喃喃道，这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的诘问仅仅是自我安慰而已，显得苍白无力。我明白，决定我命运的不是我，而是老马。



牙 齿

1

第二次见面在大桥下。

周枫沿着水泥台阶，缓缓走下去。站到桥底，才意识到这不是个见面的地方，更不适宜约会。她明白罗小社的声音为什么浮着疑问了。桥下。她几乎是脱口而出。多年后她才明晰，当年的自己揣着怎样复杂的心思。北方的春天依然臃肿，干涸的河床裸露着粗糙的皮肤。风硬嗖嗖的，空中飞舞着塑料袋、枯叶。

周枫看看表，竟然提前半个小时。绝对是个错误。犹豫了一下，她还是决定等。那只风筝滑进周枫视线，受了伤似的，摇摇欲坠。但并没有掉下，就那么灰蓝的天空中挣扎。周枫有些冷，再次看看表。表是新的，戴了不到一个月。之前那块周枫仅仅戴了二十天，便成了嫂子的私人物品。

罗小社老远就看见桥下的周枫，他的心慌得要飞起来。罗小社和不下十个姑娘见过面，个别能相处数月，多数只是一面。罗小社第一次看见周枫，立刻就冷了，容不得心底的种子有发芽的迹象。周枫的容貌超过他的想象。但周枫竟然约他见面。罗小社有足够的时间提前，他没资格迟到。可红姐孩子病了，罗小社等她给孩子打过针才抽出身。因为着急，罗小社骑出一身汗。桥这一侧没有台阶，罗小社扛着自行车上桥，跑到对岸。站到周枫身边，额头水洗了一样。罗小社喘息着检讨，我迟到了。周枫说，我也刚到。